

迟子建最新小说



翩
翩

迟子建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I247.5/974+2

2008



翩
翩

迟子建最新小说
迟子建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福翩翩：迟子建最新小说集 / 迟子建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08.1

ISBN 978 - 7 - 5404 - 4045 - 9

I. 福… II. 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0160 号

福翩翩——迟子建最新小说集

著 作 者：	迟子建
责任编辑：	薛 健
责任校对：	赵超慧
出版发行：	湖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：	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
本社网址：	www.hnwy.net
邮 编：	410014
销 售：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：	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	1/16 开
字 数：	215 千字
印 张：	16.75
版 次：	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	ISBN 978 - 7 - 5404 - 4045 - 9
定 价：	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有奖

该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



王石

目 录

福翩翩	(1)
花牯子的春天	(42)
第三地晚餐	(66)
野炊图	(138)
起舞	(156)
百雀林	(225)
西街魂儿	(246)

福 翩 翩

天还睡着呢,柴旺家的就醒了。她怕惊醒柴旺,便抱起被子底下的棉袄棉裤,下了炕,摸到鞋,提着它们到西屋穿戴去了。昨夜炉子断火早,屋子冷飕飕的,柴旺家的光脚走在水泥地上,就有踏着霜的感觉。她鼻腔发紧发痒,知道是喷嚏在里面鼓噪,便用棉袄掩住口鼻,三步并作两步地快走,忍到腿迈进了西屋的门槛,才把喷嚏打到棉絮里。

柴旺睡着,他有理由睡得沉,昨晚他吃了两样好饭呢。

第一样好饭是端到桌子上的一锅肉片酸菜粉丝汤。后院的王西林家宰猪,柴旺家的打开钱匣,手指在一堆花花绿绿的钱间抖来抖去的,想到狱中的儿子时就合上了钱匣,可一想到柴旺消瘦寡黄的脸时,又忍不住掀起钱匣的盖儿。最后她还是摸出十块钱,买回一窄条五花三层

肉,连着皮切成均匀的长条,加上花椒大料、蒜瓣葱段,用白水清煮。她没有炆锅,一是为了省点豆油,二是觉得肉里存着肥油,慢火煎熬后,油星自然会抽身而出,一颗颗泛起,汪在汤面上。当油星越聚越多,汤面有了星空的气象时,柴旺家的从缸里捞出一棵酸菜,切成丝,投进锅里。美艳的肉条和暗淡的酸菜在炉火的煽动下,开始了不间断的亲吻。肉香味飘了出来,汤汁也逐渐缩紧了,这时再把一绺白胡子似的粉丝撒进去,看着它由僵硬变得柔软,通体透明,像一缕缕光把汤照亮时,就可以把汤锅从火炉上撤下来了。

柴旺每天出去找活儿干,总是天黑了才回。好像一个靠力气吃饭的男人,若是在天光明亮时归家,就是无能和懈怠的表现。不管柴旺这一天揽没揽到活儿,挣没挣到钱,只要看见丈夫踏进家门,柴旺家的心里就会泛起一股怜惜之情,赶紧把温热的洗脸水端来,让他洗去一天的风尘;再把饭菜摆上桌,让可口的饭食除去他身上的寒气或暑气。当然,隔三差五的,他们也会相拥着,在暗夜中合唱一折“鸳鸯戏水”的戏,然后心满意足地睡去。柴旺向老婆求欢的时候,通常会说,我想吃“那一口”了。

昨晚,柴旺蹬着三轮车回来,看到老婆端上桌的那锅肉片酸菜粉丝汤,就像被阴雨笼罩了多日的人突然看见了太阳一样,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他们守在锅前,一碗连着一碗地畅快地吃。汤锅见底儿了,柴旺身上的另一种力气也滋长起来了,他在老婆洗刷碗筷的时候说,我要吃“那一口”。柴旺家的嗔怪道,我就知道,给你吃了“这一口”,你就会想着“那一口”!柴旺嘿嘿笑了,说,还不是你把我的那根馋虫勾引出来了?

柴旺家的在灶房洗碗的时候,看着炉火将熄,没有再往里面添柴。一则为了省点柴火,二则吃“那一口”的时候,屋子凉些才好,这样两个人会更紧地搂抱着,不舍得分开。果然,柴旺吃第二样好饭的时候,把柴旺家的紧紧箍在身下,说不出的缠绵和热火。

柴旺家的调理男人的手段除了这两样好饭外,还有一着,就是称谓上对男人的依附。她原本叫王莲花,可自从嫁给柴旺后,就让人们唤她柴旺家的。她那伶牙俐齿的姐姐王莲蓉曾挤对她说,你也真没出息,嫁了个男人,把名字也给嫁丢了!王莲花笑着对姐姐说,女人嘛,进了谁家的门,就是谁的人了。随着男人的名字叫,他会觉着得到了一个宝,要好好爱惜着。他会拼了力气让这个家过得好的!王莲蓉一撇嘴说,什么宝,再好的女人,不管进了谁家的门,头三年是宝,接下的三年是草,余下的日子就是糟糠了!王莲花不在意姐姐的讥讽,照样有滋有味地当她的柴旺家的。这二十年过下来,虽然生活有那么多不如意,但柴旺还是柴旺,她也仍然是幸福的柴旺家的。倒是姐姐,那个近五十岁了还要强迫丈夫唤她昵称“蓉蓉”的王莲蓉,虽然衣食无忧,但感情上却很落寞,男人四十多岁时就萎靡了,近些年她等于是守着空房。

柴旺家的穿戴好,来到户外。北风吹着,黎明前的星星虽然稀少了,但留在空中的每一颗都异常明亮。柴旺家的喜欢把星星联想成一簇簇火花,她想自己要是能摘下几朵多好啊,把它们放在炉膛里,永恒地燃烧着,发出光和热,省却了她为柴火操心。

邻居刘老师家的狗听见动静,知道是柴旺家的出来了,便温柔地狺叫了几声。柴旺家的隔着板障子冲那院说,空竹,我去北山搂树皮去了,你可得帮我看着点院儿啊。狗“唔唔”哼着,似是答应。柴旺家的从仓棚拎出两条麻袋,叠好,夹在自行车后座上,又把一个铁挠子插在车把的篮筐里,推着自行车出了家门。

腊月天,刀子天。腊月风,似鞭子。风把屋顶的雪搅扰得四处飞扬,让人以为下雪了。坑洼不平的巷子里一个行人也没有,柴旺家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,自行车则跟着高一脚低一脚地“唧唧——唧唧——”地响着。上了水泥马路后,柴旺家的跨上自行车,可她行进得很艰难,一是迎着风走,阻力大;二是天太冷了,车链冻僵了,蹬起来滞重。柴旺家的索性跳下车,推着走,反正天还没大亮呢,回去做早饭来得及,再说

步行身上还暖和。

柴旺家住在城西。这座县城不大,只五万多人口。城区主要分四部分:主城区、次城区、城东和城西。主城区是清一色的楼房,政府的主要机构和两个大的购物中心均设置在那里;次城区也是楼群,不同的是衙门少,商铺多。商铺多的地方人气旺,所以这一部分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城东呢,是楼房和平房交织处,县里的重点高中建在那里,虽然有些零乱,但还是充满了生气。只有城西,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平房,这一带原来有两家大厂子,一个是机修厂,一个是造纸厂,如今造纸厂黄了,机修厂也因经营不善,缩减了规模、裁减了人员,所以住在这一带的工人多半都下岗了。一个散发着清贫之气的地方,商业自然会不兴,这里只有几家小的杂货铺和连幌子都不需挂的小饭铺。

柴旺家住在城西,已经有三十几年了。他年轻时在机修厂当车工时,就和母亲住在这里。母亲过世后,他又从这里把王莲花迎娶进门,生下了儿子柴高。王莲花喜欢柴旺的忠厚,更喜欢他那一身的力气。她爱上柴旺,是因为一块石头。那一年秋天家里多腌了一缸酸菜,缺一块压酸菜的石头,王莲花就骑着自行车,去城西的乌吉河寻石。机修厂就在乌吉河畔,每到夏日的正午,吃过饭的工人们喜欢到河边洗澡、晒太阳、打扑克。秋天时,他们爱玩“打水耗子”的游戏。几个人围成一圈,抓阄选中一人当水耗子,把他圈在中央,给他三分钟时间,如果他能突出重围,每个人要敬给他一支烟,如果他失败了,就把他扔进河里,让冰冷的河水鞭挞他。那天王莲花来到河边,正好看到一群小伙子在玩“打水耗子”。被困在中央的正是柴旺。天已经凉了,可他光着脊梁,他发达的胸肌让她感觉那是一架动力十足的机器,发出强劲的轰鸣声。柴旺虽然中等个,但他弹跳好,没用上一分钟,便纵身一跃,像匹奔马一样,从圈里轻盈地跳出来。人们给他敬烟的时候,王莲花从他们身边经过。王莲花把自行车放在河滩上,去水里寻石头。她看上了一块菱形的青石。它离河边也就一米多远,在浅水中。王莲花卷起裤管,下了河。从

岸上看水中的实物,往往容易看走了眼。远看它不大不小,可真正切近它时,才发现它很厚重。是水上的波纹充当了美容师的角色,为它瘦了身。王莲花试探地搬了几次,它只是微微动了动,算是跟她点过头了。王莲花那年二十二,一身的力气,她犯了倔劲,心想我就相中你了,一定要把你弄回家。她使出全身力气,终于勉强搬了起来。她咬着牙,哆嗦着走了两步,那块石头还是从她怀中挣脱了,“扑通”一声回到水里,溅起一片灿烂的水花。岸上的小伙子都笑了。柴旺也笑了,不过他不像其他人只是看笑话,他下了河,帮王莲花把石头搬上岸。那块对王莲花来说不堪重负的石头,在柴旺怀里就像一个乖巧的婴儿,服服帖帖的。他很轻松就把它放在了王莲花自行车的后座上。怕那石头在路途中遇到坎坷会被颠簸下来,柴旺又顺手掬了几把草,两三分钟便拧成一根草绳,把石头捆牢了。王莲花推着自行车离开河滩的时候,对柴旺说,我叫王莲花,你要是有难洗的衣服,我帮你洗!柴旺笑了,说,我有一件帆布工作服,一直没有洗透亮过。王莲花说,那明天中午我带着肥皂来,你把衣裳给我拿来!

第二天,柴旺果然拿来了那件衣服,王莲花用清澈的河水给它洗透亮了。他们相爱了。他们结婚时,王莲花把那块石头作为陪嫁,带到了柴旺家。她把这块青石当做了宝贝。春天收拾酸菜缸的时候,她会让柴旺把湿漉漉的它从酸水中捞出,用清水一遍遍地冲刷,使它身上不存一丝污垢,摆在窗根下,做她的石凳。夏天时,但凡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的活计,她都喜欢坐在上面来做。到了秋天,她会为青石再彻底地冲洗一次,然后小心翼翼把它放回酸菜缸里。所以青石一年中起码会洗上两回澡。二十年下来,柴旺家的脸上多了皱纹,而青石也被磨得失去了棱角。

柴旺家的婚后第二年生下了柴高。柴旺得了儿子后,非常娇惯他。他在厂子里利用废料,趁人不在的时候,在车床上给柴高做玩具。能滑行的铁轮小车、扬着胳膊的铁人、嘴巴可以一张一合的铁公鸡,都出自

柴旺手中。柴高特别淘气，六岁时就搬着梯子上房，说是家中的被子又笨又脏，要揭下一片又软又白的云彩当被子使。八岁时，他和一只山羊顶架，被羊角戳翻了鼻孔，所以他的鼻子越长越歪。他不喜欢上学，三天两头逃学，柴旺家的不止一次用笤帚教训他。柴旺一听到儿子的哭声，就会十万火急地奔过去，抢下老婆手中的笤帚，说是小孩子骨头嫩，万一伤了筋骨，力气小了，男人的本钱也就没了。柴旺家的说，惯子如杀子，棍棒出孝子，就他这么着，将来一准是个惹是生非的主儿！果然，前年柴高就读技工学校的时候，也就是他过完十八周岁生日的第三天，他帮铁路客运段的一个受了冤屈的朋友打架，把人给打残废了，成了罪人。柴高被关进监牢，判了三年有期徒刑。柴旺东挪西借地凑钱赔偿被柴高伤害的人。直到此时，他才愧疚地对老婆说，子不教，父之过啊。柴旺家的知道柴旺幼年丧父，欠父爱，所以才对柴高溺爱过头。她抹着眼泪说，现在教也不晚啊，他出了狱才二十一嘛。

柴旺七年前下岗时，像其他人一样买断了工龄，一次性得了三万多块钱。这些钱到手后，今后的生老病死就与单位无关了。看着那三万多块钱，他落泪了。万一将来家人有个病有个灾的，这些钱很快就会化为乌有。他想绝不能单单守着这点钱过日子，他要靠力气挣钱。他先是蹬三轮车，一年下来，赚了两千多块钱。接着，他找了份美差，在烟草公司的家属区烧锅炉。虽然这工作是季节性的，但收入可观，一个冬天可净赚三千块。而且，他还省了不少烧柴钱。与他一起烧锅炉的，是一个绰号黑头的人。黑头原来在县委小车班给领导开车，因为一次交通事故，他丢了工作。黑头喜欢上夜班，他说自己落魄后，老婆跟他不亲热了，他不愿意晚上呆在家中。而柴旺天黑后爱在老婆身上吃“那一口”，乐得上白班。柴旺通常是早上六点来接班，这时天色还昏暗着。他发现黑头在回家时，常常用帆布口袋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煤，心想这不是偷吗？不过柴旺没有张嘴说什么。直到有一天黑头喝多了酒，指着柴旺的鼻子骂，你他妈的是缺心眼呢，还是想告发我？你怎么就不知道往家里

驮点煤呢！柴旺说，这是公家的东西，万一让人看见，当贼给抓起来，哪多哪少啊！黑头“呸”地将一口唾沫吐在柴旺身上，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我给领导开过车，什么事瞒得过我的眼睛？现在是大官大贪、小官小贪，哪个领导不是靠公家的职位给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办事？我们倒回家的这点煤，就是人家手中被剪掉的那一点点指甲，什么都不算！你就没占过公家的一点东西？柴旺嗫嚅着说，我也占过，早年我在机修厂时，用单位的废料给儿子车过玩具。黑头一撇嘴说，那还值得一提？从那以后，柴旺像黑头一样，三天两头地趁黑往家里偷上一袋煤，开始时战战兢兢的，柴旺家的也跟着提心吊胆的，但几次之后，他就驮顺手了，尤其一想自己在别人的眼里如同草芥，拿起来就更理直气壮了。这样，他既赚了钱，又为火炉这张贪吃的大嘴准备了充足的吃食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柴旺当了三年锅炉工后，县里集中供暖的工程上马了，这样就要把那些小锅炉房取缔了。工人们在春季时就开始了挖沟改线，到了夏季，初期工程完工时，县长被检察机关抓了起来。他利用职务之便，不仅在提干上大肆收敛钱财，还在工程的招投标中做手脚，收取巨额回扣，其中就包括集中供暖工程的改造。此事一出，全城哗然，涉案的在建工程一律停工，这样，各个锅炉房在夏末时紧急调运煤，进行设备的检修，柴旺和黑头又回到了老地方。为了庆祝这失而复得的活儿，他们买了二斤猪头肉、一袋花生米和两瓶高粱烧酒，痛快地吃喝了一场。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工程又上马了，说是尽管县长犯了法，但他做的事情是有益老百姓的，集中供暖不仅节约能源，而且能减轻煤烟对环境的污染，这样，柴旺和黑头彻底回家了。他们散伙前去酒馆喝了顿酒，两个人从黄昏一直喝到夜半，舌头都喝硬了。出了酒馆，黑头指着星星说：老子、要、要变成、一股、黑烟，飘、飘上去，熏、熏死你！柴旺也指着星星发牢骚，说：你、你们、天天往地上、撒、撒尿，这、这光、就不污染、我们啦？黑头摇晃着说：污染！柴旺也摇晃着说：污染！两个人就在这痛快淋漓的“污染”的叫喊声中相互拉了一下手，告别了。黑

头很快离开这里,投奔南京的舅舅,去一家东北餐馆当厨子去了。柴旺呢,他又蹬起了三轮车,每日早出晚归地上街找活儿做。他的三轮车既拉人,也载货。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三四十,到了冬天的淡季,一天也就收入个十块八块的,空手而归的时候也是常有的。

柴旺家的在冬天走路的时候爱想柴旺,一想,身上就暖了。北风仿佛也就不是北风了,让她觉得舔着脸颊的是小猫那温热的舌头。儿子犯了事后,家中的四万多积蓄就像飞进了火中的一团棉花,顷刻间化为乌有。他们又借了两万多块钱,总算把事给平了。带着饥荒过日子的滋味实在不好受,他们不敢再添置新衣裳,不敢吃肉吃鱼,不敢买水果。夏天时,柴旺家的自己种蔬菜,把黄瓜和西红柿当水果来吃。到了冬天,他们的水果就是储藏在窖中的青萝卜。烹调用酱油和醋一律是散装的,花椒和大料也都是最便宜的。就连她每月必用的卫生巾,也改为卫生纸了,这种纸论斤卖,便宜。为了偶尔能沾点荤腥,柴旺家的有时到鱼市上,在宰活鱼的现场,拾捡人家遗弃的鱼的内脏,回来后把鱼肚和鱼肠洗净,做鱼汤面。冬天的时候,为了省下买煤钱,柴旺家的每隔两三天就出去拉烧柴。她去山上捡枝桠,也去河套的柳树丛中把那些枯树伐了,锯成段,用爬犁拉回来。去年,她发现了一个弄烧柴的好去处,就是北山的贮木场。它虽然离家远,有十几里路,但那里的烧柴不需她费心思寻觅,到了就可以装。贮木场储存的都是从深山中运下来的原木,它们大都是落叶松,通常是二十多公分直径,比海碗大、比脸盆小的。这些成材的树经风雨多年,身上披挂的树皮也就厚实。原木被运来后,在装卸的过程中,那棕红的树皮会像秋风中的玫瑰花瓣一样,大批大批地脱落,好像原木想美美睡上一个长觉,睡前要把衣裳脱个干净。这树皮是天然的烧柴,一般是不允许人拾捡的,贮木场会把它们当做造纸的原料卖掉。看场的是个叫王店的老头,六十多了,身体结实得很,他自称一天要吃一摞烧饼。柴旺家的溜进贮木场捡树皮的时候,他呵斥过几次,后来柴旺家的把家中的遭遇说给他听,王店对她就睁一

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不过他让柴旺家的不能白天来,让人看见的话,他会被撵回家。再说开了这个口子,别人如此效仿,也来捡树皮,这贮木场不就成了人家的柴垛了吗?柴旺家的对王店保证,她会起大早来捡树皮,天亮时就回去了,不会被人发现。就是有人看见的话也不要紧,她把树皮装在麻袋里,扎紧口,没人猜到那里面是烧柴。王店看这女人可怜,平素就把那些块大肉厚的树皮提前备好了,单独堆在一处,她来了,只需装袋就是了。有时他也给她搭个手,帮她撑着麻袋口,让她装袋时顺畅些,或是在她往自行车上捆麻袋时,帮她扶着车子。柴旺家的很感激,把自己的一件毛衣拆了,将线并成两股,织了四双厚厚实实的毛袜子,一双给了柴旺,一双寄给了狱中的儿子,另两双则送给王店了。王店接过袜子后把它们夹在指间甩了甩,就像打快板似的,用说书人的口吻问她,敢问尊姓大名啊?柴旺家的说,我叫柴旺家的。王店说,我是问你自己的名字哩。柴旺家的直起腰,想自己的本名时,头脑竟有些恍惚,她不好意思地说,我叫什么莲花的,一时还糊涂了。王店说,你这个女人我可是头回见,嫁了男人,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!

柴旺家的推着车子走了半小时左右,发现星星又少了许多,看来黎明之船要驶来了,这些暗礁似的星星知道阻挡不了这条金光闪闪的大船,识时务地隐去了。北风不那么猛了,柴旺家的就骑上车子。先前步行已走了三分之一的路,上了车子后,路就像进了口中的面条似的,消逝得更快了。城里的路有人清扫,车马又多,所以路上的雪是存不住的。出了城呢,由于车少人稀,无人清理,路被雪捂得严严实实的,自行车的轮子发出“吱吱”的碾雪声。雪路两侧是平坦的庄稼地,由于冬季无人涉足,那雪平平展展的。雪地上偶有的疤痕,都是麻雀的足迹。好像麻雀看它太像一床棉被了,成心要蹬出几朵棉絮,让它破破相似的。

北山已近在眼前了,天也泛出隐隐的白色了。柴旺家的到了贮木场后,发现王店已经候着她了。堆着原木的楞场上每隔二十多米支着

个简易电线杆,上面吊着盏奶白色的灯,贮木场泛着青白的光。柴旺家的看见王店手里提着一只僵死的兔子。

柴旺家的,你怎么好几天不来了?王店说,我还以为你闹病了呢。

柴旺家的摘下手套,捋了捋濡在刘海上的霜雪,说,这不是快过年了吗,我给家刷了刷墙。去年苍蝇多,拍了一墙的蝇屎,过年得干干净净啊。

王店问,年忙得差不离了吧?

柴旺家的说,咱过年不像有钱人家,凡事都得弄个齐全。咱割上二斤肉,包上一顿萝卜馅饺子当年夜饭,再买上挂鞭炮放放,就算过年了!

你也不添置件新衣裳?王店说,我前天上城里去了一趟,自由市场卖的花布衫,才四十块,绿地红花,才俊呢。

我都半大老婆子了,穿新的谁看?

你家柴旺看哪。王店说,再说你也不显老,眉眼也好看。

柴旺家的笑了,说,柴旺吃饺子不爱吃皮,看人也不看皮,我就是穿着金缕玉衣,他不搭眼,等于白穿!

王店嘟囔一句,他爱吃馅啊——

这“馅啊”二字让柴旺家的想起了昨夜的缠绵,她羞涩地笑了。王店大约也意识到自己讲了可笑的话,跟着笑了。他晃着兔子对柴旺家的说,拿回去过个年吧,是我在北山套的。

柴旺家的一迭声地说,这可不行,你让我白捡树皮,已经感激不尽了!这兔子您自己留着吃吧。

王店说,我套了两只,有哩。你拿去吧。

柴旺家的便不好拒绝了。她在接过兔子的时候,心想这种野味咱可不舍得吃,让柴旺悄悄卖到饭店去,得来的钱一半自己留着,一半给老人买点吃食。

王店早已把树皮堆在一处了,这样柴旺家的带来的铁挠子就派不上用场了。她很快装满了两麻袋树皮,把它们搭在车上。自行车的后轮

被这一左一右两个麻袋夹击着,就好像丢了一只轮子似的。王店把兔子放进篮筐,柴旺家的道着谢,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天好像刚刚打过一个喷嚏,看上去神清气朗,透出活泼的亮色了。星星全然不见了,雪路也亮了。柴旺家的心情很好,她想趁着腊月天多捡点树皮回来,这样,正月就可以睡上几个懒觉了。城外的路弯弯曲曲、凹凸不平,柴旺家的握着车把,小心看着路。口中呼出的热气与冷空气聚合后,很快又给她的刘海和睫毛濡上白霜。霜越积越厚,不久便把眼帘遮盖住了,她看不清路了,不得不停下来。她边清理霜边对它说,你个短命的,投胎到我眼毛上亏不亏啊,你要落脚就到树枝上去,起码还能活半冬呢。兴许是跟霜说了俏皮话的缘故,她再次骑上车后,觉得身上力气足了,她拼命蹬着车子,很快就进了城。城西的平房上已有炊烟升起了。

太阳还没出来,柴旺家的已经干完了一件活儿,她很愉快。她推着车子走进院门的时候,听见邻居刘老师家的狗“唔唔”叫着,知道它这是和自己打招呼呢。她说,空竹,我回来了,谢谢你帮我看门啊,过年时我赏你个肉包子吃。

柴旺家的把树皮倒在院墙下,将空麻袋放进仓棚,拍打掉身上沾着的木屑,提着兔子进了门。柴旺刚起炕,正睡眠惺忪穿棉裤呢。他见老婆提着只毛茸茸的兔子进来,惊问道,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?

贮木场的王店大哥套的,说是送给咱过年吃。柴旺家的说。

你又去北山搂树皮去了?柴旺心疼地说,看看脸都冻红了,外面冷吧?

二九了,能不冷吗?柴旺家的说,你今天出门时把这兔子带上吧,找个饭店卖了。

柴旺说,这是野生动物,明目张胆地卖,让人抓着会罚款的。

柴旺家的说,这么说王店大哥套兔子也是犯法的了?

柴旺系上裤腰带,跳下炕,说,那是了!

柴旺家的“啧啧”地说,真难为了王店大哥!

柴旺说,你把毛衣拆了,给王店织毛袜子,现在又一口一个王店大哥地叫,以后我可不能让你去贮木场了!

毛袜子你不也有份儿吗!柴旺家的笑了,说,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吗,他都六十多了,人家是可怜咱!

柴旺穿上鞋,跺了跺脚,说,六十的人就不能吃“那一口”了?

柴旺家的朝男人的屁股上踢了一脚,说,我看你在外面学坏了!

柴旺被踢出一个屁来,这个屁像爆竹一样炸响,把他们夫妇逗笑了。柴旺说,今年兔子少,一只少说也能卖一百块。卖了钱,你给王店买上两瓶酒,再买上几斤核桃和红枣,过年了,算是咱的心意!

我也是这么想的哩。柴旺家的愉快地说。

太阳说出来就出来了,柴旺家的去灶房烧火的时候,发现玻璃窗已泛出橘黄的光晕,是晨曦扑在上面了。柴旺在她身后说,进了腊月后,卖春联的生意特别好。他发现那些春联都是印刷的,红纸上的字不是烫金就是烫银,春联的内容也大同小异,不新鲜。他有一个点子,要是自己写了春联出去卖,全城可是独一份,肯定赚钱!这生意不需大投入,买些红纸、墨汁就行。柴旺家的说,就你那两把刷子,写的字跟蟑螂爬似的,再说你又不会编词,别做这个梦了!柴旺说,我是没那水平,我可以和人合伙呀!刘老师家的春联不是年年都是自己写的吗,他那字敦实、受看,我买纸墨,他写,然后我拿出去卖,得到的钱对半分,省得他一天到晚在家闷着!

柴旺家的说,看来你也没白在外面混,还懂些生意经了!

柴旺家的邻居是七年前由城东搬过来的:一对教师夫妻,带着一对双胞胎孩子。他们夫妇一个姓,男的叫刘家稳,女的叫刘英。他们的那双女儿,一个叫刘和和,一个叫刘顺顺。刘家稳原来是语文老师,一场车祸,使他失去双腿,要想出门,只能借助轮椅,他也因此病退了。他的妻子刘英是英语老师,高挑个,白皮肤,瓜子脸,月牙嘴,细眉细眼